

学林

◀（上接 5 版）

自以为是“岛国无二”的有用之书，不忍其毁于战火，乃赠予政府军方面，黑田复以清酒五樽答谢，最后劝降成功（参鸟海靖《近代日本的机运》，第 19 页）。因一部法学译著，逆转了最后的流血，也逆转了榎本自己的命运，堪称战史上的佳话。

曾留学日本的濯足扶桑客（刘珏）撰有《增注东洋诗史》（1903），其上卷有诗曰：

白虎队中少年帜，赤松城下女儿刀。南争鸟羽北函馆，新党横行旧党逃。

自注云：

当嘉彰亲王之征德川也，歼其余党于鸟羽关。庆喜亦亡命大阪。天下乃知顺逆之所在矣。……初官军之入江户城也，榎本武扬为幕府海军副总裁，愤德川之败，乃率壮士驾军舰八艘赴北海道，占取五稜廓。拥永井尚志为函馆主，荒井郁之助督海军，大鸟圭介督陆军，上书政府，请以北海道赐德川氏，不许。……榎本等死据五稜廓。官军参谋黑田清隆送酒五樽，论以名分大义。至五月十八，榎本乃降，官军舰送江户。后特赦之。（王慎之、王子今辑《清代海外竹枝词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262–263 页）

曾以官员身份访日的姚鹏图，在其《扶桑百八吟》（1905）中也有诗曰：

东山彰义一军孤，樱讨曾闻

梗概，当时的“知日派”是大体了解的，只是估计传播范围相当有限。我据人名索引查检过若干近代文献，所得如下：

傅云龙日记 1887 年旧历十月十二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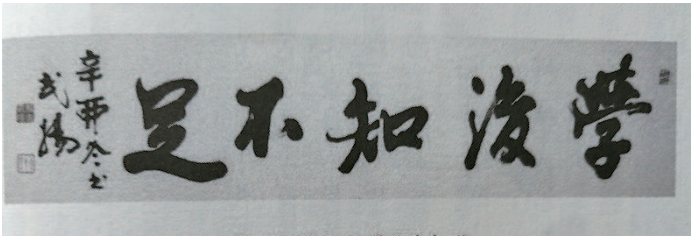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递信大臣榎本武扬，曾为驻京公使，闻云龙至，折柬招叙于墨江之藤花书屋，不得不先时过访。申正如约……榎本畅言中东（按：“中东”系当时习语，指中日而言）利害。（《游历图经余纪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前编上》，钟叔河主编《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》，岳麓书社 1985 年版，第 209–210 页；傅训成整理《傅云龙日记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79 页）

又沈翊清日记 1899 年旧历九月十一日：

……前文部大臣榎本武扬电话来，询择日晤谈，井户川氏代答以连日须阅视学堂，再订日期，敬图良晤。（《东游日记》，《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·教育考察记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，上册第 128 页）

又胡景桂日记 1903 年旧历闰五月二十一日：

午后五钟赴红叶馆东亚同文会公请，会长近卫公爵，副长即长冈子爵也。同席有子爵榎本武扬、伯爵岛津忠亮、恒屋盛服、成田与作、井上雅二、岸田吟香诸君……（《东瀛纪行》，《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·教育考察记》，下册第 613 页）



榎本武扬手迹

虎负嵎。莫把射钩论往事，终令齐国有夷吾。

自注云：

幕府旧臣之不服朝命者，据东叡山称彰义队以抗王师。榎本武阳、大马〈鸟〉圭介等战尤力，后乃败降。政府爱惜人才，寡罪录用。今皆建殊勋膺封爵矣。（《清代海外竹枝词》，第 367 页）

此外，检康有为《日本变政考》（1898），发现至少有四处提及榎本。其中卷六载明治七年（1874）十一月五日事：

颁《千岛桦太交换条约》。先是，以海军中将榎本武扬为驻扎俄国公使，至比特罗堡交换订约，割与桦太及其岛内房屋于俄国，俄以千岛归日本。至是公布条约。

其他卷九、卷十一另见三处，以过于琐碎，兹不赘录。

由此可知，对于榎本平生的

此外，驻日官员孙点 1889 年与公使黎庶昌唱和，作叠韵诗二十四首，榎本有评语云：

二十四首有层峦叠嶂、烟云缭绕笔底之概，非胸蓄万卷，安能变化出哉！（《婴鸣馆春凤叠唱集》，王宝平主编《中日诗文交流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394 页）

以上所录，尽是一鳞半爪，不成片断，固无足轻重。但这却从反面说明，得识榎本武扬者，皆因公而起，泛泛应酬，恐怕无人知道他曾有惊天动地之举，所以笔下不及其他，止录其名而已。当日国人于日本史事普遍知识无多，也未必有多少人读过《日本国志》《增注东洋诗史》，见“牛人”而当他“打酱油的”，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
还有一点，当榎本驻华前后，中日关系虽波澜乍起（1884

年底朝鲜有“甲申政变”），但远未到惊涛骇浪的时候。他贵为公使却缺乏“存在感”，这应该也是一个原因吧。

而在我看来，在日本近代史上，榎本武扬虽算不上旋乾倒坤，却是最特别的人物之一。他的生平种种，我无力讨论，但仅凭他在幕末时的作为，却有感慨系焉。

榎本生于幕臣之家，早年就学于长崎海军传习所，后赴荷兰深造，对近代西学诸方面，包括军事、法律及工程皆有掌握，堪称幕末“开国派”的标杆。在他身上，体现出幕府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努力——后来明治政府由“攘夷”一变而成“维新”，无非是接续了幕府已开启的路径，李代桃僵而已。而榎本身为“朝敌”，事后却为新政府重用，也正得力于他的新学背景。由他个人的遭际，正可见明治时代“维新”对幕末时代“开国”的继承。

更特别的，还在于榎本既有近代知识，又坚守传统意识。当德川政权大势已去，他不甘束手，仍选择了为德川而战——哪怕代表旧政权的幕府将军已放弃了战斗！自进步史观的立场视之，这是他的守旧，但自旧政治道德的立场视之，这正是他的大义。表面上看，榎本是与历史对抗，是不识时务，有如堂吉珂德大战风车；可是，一个延续了三百年的政治名分，难道不该有人为它作最后一番挣扎？榎本武扬土方岁三们的“函馆之战”，可视为江户时代“终焉”的标志，不失为名誉之战。

至于榎本最后向政府军投诚，也符合近代式的战争道德和政治精神，亦无可厚非。况且，幕府将军都选择了“退隐”，即便就传统武士道而论，他也没有殉国殉君的理由了。他不是匹夫之勇，本不需要做土方岁三的。

我还觉得，从榎本个人的命运，更可窥见近代日本权力转移的大势。比之中国，日本的权力转移可算相当暴力，“明治维新”名不副实，不如叫“明治革命”更为贴切；可是，若比之俄国，日本的权力转移又可算有限的暴力了。大者，对比德川庆喜与尼克拉二世的结局即可见；小者，对比榎本武扬与高尔察克的结局即可见。榎本武扬、高尔察克都是海军出身，都成了抵抗新政权的军事领袖，结果是，榎本武扬被明治政府重用，高尔察克却被苏维埃军队俘虏并处决。

从此角度来说，榎本是幸运的。至于日本后来仍走上了历史的歧路，那是另一笔账了。

附记

承宋希於据“读秀”检索，得李鸿章致榎本武扬函三封（《李鸿章全集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34 册、第 35 册），录以备考。

梁川尊兄大人阁下：

客秋远承惠书，久稽裁答。春回瀛海，万里风和，即审赋政四方，速同邮置，提衡二府，尊拟台垣，翹企吉晖，良殷颂祝。前荷推荐挖金人市川，亟待延晤，旋闻复有彼罗之役。俄人擅此为巨利，固当日事讲求，时逾八年，或应更有新法，而市川以此不憚，复为万里之行，足见贵邦人士之于学业精益求精，更无止境，推此志向，何止方驾泰西，深足佩仰。归途经过黑龙江一带，并可随处察勘。前以惠寄洗金机器交与山东矿局，苦于不知用法，盖于中原石矿不甚相宜。漠河沙矿与俄毗连，得人用之，定获奇效。约计市川近当南返，即希转致速来，其盘川及月薪百元，自应照付，俟办有成效，定加奖赏。既承利器之示，复劳佳士之荐，连城照乘，莫喻瑰宝，琼瑶之报，未知何日。拙书意造无法，过辱偏嗜，不复自匿。附呈横额四纸、大条一幅，拨冗呵冻，深愧不工，将意而已。手泐布复，即颂春祺。惟照不宣。李鸿章顿首。

（复日本邮政大臣榎本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）

梁川尊兄大人阁下：

五月望日接奉惠函，万里发緘，如见欢笑。拙书意造，本非专家，十载兵间，二十年疆寄，草檄判牒之暇，偶一临池，岂能与古来翰墨文儒扇骨子絮量长短，过承推重，愧弗敢当。即维履祉增绥，政祺多豫。仰天枢于北极，群推喉舌之司；占风信于东方，遥喜应求之契，翹詹藹吉，曷罄颂忱。市川日前到津来谒，名下信无虚士。本拟稍

俟歇息，即令前往漠河各处筹议挖金。适接黑龙江将军来函，云已另延美国矿师，即日开办，不须别请等语。闻彼处金矿不过十许里，俄人开已及半，所余无几，又须深入地中，诚恐用力多而呈〈成？〉功少。市川所具述略，已得大概情形，现既由彼处自致矿师，自无庸更令市川前往。市川通晓俄、法两国语言文字，于欧洲局势尤所熟谙，贵邦正当勤求远略、需才孔亟之时，如市川者，固不仅一技之长，远置荒隅，亦殊可惜，虽承执事公诚之怀，推以相与，惟目前并无专属之事，自不应久借良材，应仍东归，以备任使。除照来时给与回国川资外，仍另致送一月薪金，以慰远来之意。所恨别无位置，孤负雅望，深用怅然。秋风渐凉，诸惟珍卫，倘逢北雁，时望好音，左顾沧溟，无任驰系。专泐布复，敬颂台祺。惟照不具。李鸿章顿首。

（复日本邮政大臣榎本光緒十三年七月十二日）

梁川尊兄大人阁下：

细谷大尉过津，奉到惠函，知前交青木医官一缄早达记室。敬审元枢地峻，特进班高，备一人顾问之隆，符三公坐论之重，荣名伟望，士庶同瞻。细谷大尉前得接谈，学艺并美，信端人之取友，喜海国之多才。弟久领北门，老尘黄阁，忝膺重寄，无补明时，近状粗平，足纾远注。长子经方，新承简命，奉使贵都，幸来礼义之邦，应得仁贤之益，属其暇常趋候，尚希时锡教言。春亩院长，久阙音尘，每劳怀想，近闻复坚辞贵族院议长之举，凤翔千仞，龙德弥高，晤叙之时，并乞道念。兹因经方东渡，特此緘复，余由面达，不尽欲言。敬颂台祺，诸惟爱照。不宣。愚弟。

（复日本枢密院长榎本武扬光緒十六年十月初二日）



榎本武扬墓所